

## 校园观察

→ 幼儿园举办的恰当、合理的亲子活动,能在园方、父母和孩子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海大幼儿园每个班级“家园共建”的植物角,引导孩子亲近自然,为孩子和家长带来了很多乐趣。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亲子活动丰富多彩,换来的却是家长褒贬不一

# 幼儿园如何打好亲子牌?

## 正方:搭建三方交流的好平台

乡野密林中,父母牵着孩子一齐徒步穿行,采摘着充沛雨水浇灌下的山果时珍;热闹集市里,爸妈捧着新鲜出炉的私家美味,身旁的“小商人”则用稚嫩嗓音卖力地吆喝;层层帷幕掀起,台上的大人小孩顶着细密的汗珠,投入地表演一部部中西方的经典戏剧……

当下,由各个幼儿园组织举办、家长深度参与的亲子活动愈加丰富多彩、花样翻新,活动成效怎么衡量,孩子是否真正开心,家长又是如何看待的?经过多方走访家长、孩子和幼儿园,记者竟得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

海口海甸岛快乐小镇英语幼儿园的家长张琴首先给亲子活动点了个赞:“参加亲子活动是为了更好地陪伴孩子度过童年,带着他们走出课堂去增广见闻,感受云奔潮涌。活动的时间,就是专属于家长和孩子的一段美好时光。”

她认为,只要不存在商业气息过重、收费不合理的现象,亲子活动都应该是多多益善的。一旁的家长高女士也认为:“玩是孩子的天性,在幼儿园阶段父母应该帮助启迪孩子

的心灵,通过一起出游、作画、运动等方式融入孩子生活,陪伴他们成长,亲子活动正是为我们搭建了这样的桥梁。”

除增进亲子感情,活动也能让家长深入地了解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以及老师教学的艰辛和不易,更好地配合园方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省机关幼儿园和风江岸分园老师舒芳从事幼教工作20余年,经验丰富,

“比如在过去,新入园的孩子第

一次离开父母,不免会产生焦虑情绪,哭声常常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如今,新生入园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缓冲过渡期,孩子们有半天时间可以和家长提前感受园区内的学习生活。这样一来,家长们放心了,孩子们也不会过分焦虑。”

“像这类活动一学期最多也就组织两到三次,包括让家长和孩子到农产品教学基地去认识和采摘瓜果蔬菜,一起参加一些轻松的桌面

游戏和元旦运动会等等。”该园教导处主任告诉记者,活动后,园方会组织不记名问卷调查,了解家长对这项工作的真实反馈。

她提醒:“幼儿园举办亲子活动不宜过多,园方要体谅家长上班的艰辛,也不能因噎废食影响到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而家长们也要认识到,园方希望家长积极配合,并不意味着让他们成天往园区跑,而是在该配合教育时不疏忽、不松懈。”

## 反方:如此活动已经“变了味”

“带着孩子换了几家幼儿园,园方经常让我们参加舞台演出。他们不知道吧,这些舞台演出背后,都是上班族们道不尽的辛酸泪。”海口市民王女士一提起亲子活动就感到心力交瘁,“过多亲子活动意味着家长要经常打乱工作安排,请假来回奔波,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她还补充,幼儿园常常布置的手工作业难度大孩子根本无法独立完成,最终还是由家长“代工”完成,“我理解园方的初衷是想增进亲子间的互动,但下班后还要为孩子的手工忙碌到凌晨,十分疲惫,倒不如搂着孩子给他们讲讲故事。”

任职于海口市琼山区某医院的文英还有别的怨言。为参加幼儿园的“家庭美食节”,她抽空学制了一道特色家常菜,信心满满地带着去了幼儿园。“到那才发现许多家长都是从高档酒店直接购买菜品,有的甚至还装饰着精美雕花,让我和孩子很是气馁。”文英坦言,如此活动已经“变了味”,让原本单纯的亲子交流活动染

上了成人社会的铜臭气和攀比之风,适得其反。

另几位家长则透露,越来越多亲子活动的举办,在给年轻父母增添额外生活负担的同时,也使得他们心理压力骤增:“因为怕老师对孩子有意见,我们只能表现得十分踊跃,有时候真是在强颜欢笑。”

## 专家:家长陪伴比硬性作业更有意义

对于双方家长的意见,心理健康教育特级教师李惠君认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的教育绝对不能缺位,但亲子活动不能代替家庭教育成为加强亲子交流、解决沟通矛盾的主要途径。”

她表示,学龄前儿童的“重要他人”(在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人格形

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人物)是父母而非老师,这个阶段的亲子关系对孩子心理和人格的培养塑造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更多的亲子活动应该在家庭而不是幼儿园内展开。

“每学期幼儿园举办的亲子活动最好不超过3次,否则不但家长疲

于奔命,园区的教学也会因此耽搁。”李惠君建议,各幼儿园应把亲子活动布置到家庭,既要避免家长在上班时常跑园区影响工作,也要避免布置的活动要求不合理,最终流于形式。

她还认为,“园方应该鼓励家长多抽时间陪孩子,在用餐时、晚睡前

尽量增加固定的亲子共处时间,像传统的唱儿歌、背唐诗、做游戏等等,都比布置硬性作业更有意义。如果园方要举办大型的亲子活动,也应该重质不重量,因为其主要作用是给父母提供一个观摩他人教育方法、交流育儿经验的平台,而不应成为常态化或主要的亲子教育形式。”

## H家有儿女

# 陪我的公主 用脚步丈量旅途

■ 张杰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教育问题似乎变得日益紧迫,有时候甚至让初为人父的我措手无策,但是又不敢掉以轻心。

女儿今年四岁多,完完全全是一个在“互联网”里泡大的孩子,她们这代人的思维方式跟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身处这个所谓“后辈教前辈”的网络时代,应该以什么样的教育方式让自己的孩子更好地成长,这是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

对比起我们小时候读书,很多知识侧重于死记硬背,可是在互联网时代,资料性的知识随手可查,信息源极其丰富。培养孩子学会在海量信息中,能够对新事物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与决定,以及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精神,这样的能力与素养,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孩子或许更重要些。

一个人要成长进步,自古有训:去读万卷书,去行万里路。或许是职业习惯使然,每每看到好玩的地方,好玩的事情,遇到好玩的人,我都会下意识地想带上孩子一起再去感受一番,希望她能从中吸取到对她有用的养分。

如网络流行语那般,我心里一直对女儿有个执念:世界那么大,我想陪她去看看。于是无形中,带孩子出行,用双脚去丈量旅途,用眼睛去感知世界,用心去了解新事物,用脑去思考所见所闻,成为了我教育孩子的重要内容之一。

记得女儿尚未满百日的时候,我便开始带着她从身边的各市县开始行走。之后,只要有机会,能带着她,我尽量让她参与我的旅程。几年下来,孩子见识过的场面,接触过的人,在同龄孩子中算是较多的。我能感觉到,这些经历,很好地锻炼了她的胆识,开阔了她的视野,丰富了她的记忆,活跃了她的思维。

在旅途中,每遇到一对对来说比较新鲜的事情,我都会试着先跟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让她尽量明白这其中的奥秘。比如带她在野外钓鱼的时候,我会用她的手指比作鱼钩,告诉她为什么浮标下沉的时候是鱼在底下吃鱼饵;比如我带她看《东坡海南》节目的时候,我会先跟她说苏东坡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人,他跟海南人、跟儋州有什么关系;比如我带她看卫星发射的时候,我也会告诉她卫星发射跟她联网看动画片的关系……随着女儿慢慢长大,理解能力慢慢提高,这样多次尝试下来,我常常也会在无意中获得一些令人惊喜的反馈。比如她在背古诗的时候,会主动要求我念一首苏东坡的词给她听听;在电视上看到钓鱼的时候,她会反过来告诉你其中的奥妙;跟北京的姑姑语音聊微信的时候,她会说这些wifi是卫星发射的信号。

暑假里,利用我的几天年假,我特意带女儿去一次说走就走的港澳珠自由行。旅途中,除了带女儿去迪士尼完成她的小心愿,追逐她梦中的公主偶像们;带她去海洋公园感受惊险与刺激,了解海底世界的美妙……此外,我还特意选择了住在通过airbnb预定的家庭旅舍,吃着当地的地道小吃,我带着她去挤地铁,告诉她要跟我走散了怎么大喊找警察,要熟记我的电话号码,我告诉她吃饭时自己选择要吃的东西自己要负责吃完……我希望在旅途中的点滴经历,都能触发她面对新事物时独立思考与判断应变的能力,以及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态度。

尽管很多时候,女儿并不能做到我所要求的那样满分,但是孩子的每一丁点进步与改变,都是值得我欣喜与期待的,毕竟,在这个教与学的过程中,我自己的表现也未必是满分的,所以说,成长是我们父女双方一起努力的事情。

世界依然很大,我想陪着我的女儿一起去看,一起去成长!



(作者带着女儿旅行拍的照片)

# 琼中乡村教师李文: 戴着起搏器 重回三尺讲台

■ 见习记者 郭畅

“我还年轻,干到65岁都没问题。”说这话的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大坡小学的老师李文。如果说,谁也想不到眼前这个有些瘦弱、木讷的中年男子,心脏处还安装了起搏器。

这所小学,距离最近的中平镇还要走15公里的山路,而李文在这里,一待就是21年。

时间追溯到2015年1月20日,学生期末考试结束后,老师们集中在中平镇上改期末试卷,李文感到胸闷气短,到走廊边透气,谁知他突然晕倒在地,心跳每分钟只有十几下,口吐白沫,人事不知。

“李文老师晕倒了,赶紧送医院!”和李文在同一所小学的邓家旺老师赶紧向周围的人呼救。谁也不

知道李文到底晕倒了多长时间,将他送往医院时,他的情况十分危急。经诊断,李文心率过缓,再晚一点送医,极有可能出现心脏停跳!

昏迷整整五天,手术后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心脏处装上了起搏器后的李文,还是惦记着学校里的孩子们,在第二学期开学时,李文选择再次站上三尺讲台。

“心脏处安装了起搏器还要坚持授课?”

“我不去上课,孩子们就没有老师。”李文说。

刚刚做完手术站上讲台,李文的手很难举过头顶,说话都要停停歇歇,但他还是选择坚守。这次开学,李文又主动承担起了二年级的数学课和一年级的体育课。

看到此景,家人和同事多次劝

他,让他静养一段时间。

不管大家怎么劝,李文还是毫无动摇。“说实话,心脏安装了起搏器后,一天上五节课有些吃力,讲课时底气没那么足了。”李文说。

所有的坚守都不是一蹴而就的,21年前,刚从东方师范学校毕业的李文,独自来到大坡小学时,也曾犹豫过,动摇过。当时,李文住在学校的茅草屋,连柴米油盐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都需要靠肩挑背扛,步行两三个小时,到镇上去采购。但他一直坚持,现在李文和妻子分居两校。

走进李文生活的宿舍,一台电视、一张简单木质桌椅,墙上挂有一些教学用具和一幅他书写的毛笔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李文也希望,他教过的学生,都能成为国家栋梁对社会有用的人。七千多个白昼,李文从未缺过一节课;七千多个

夜晚,李文都在这张桌子前认真备课、批改作业。

“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想过离开?”

面对这个问题,不善言辞的李文并没有迟疑:“干一行爱一行,学校的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以前都没有离开,以后更不会。”大坡小学如今只有一到三年级,有5名老师,52名学生都来自附近的黎村苗寨。最近的学生每天上学要步行三公里,中午根本没法回家。李文说:“中午不能回家的孩子,我就给他们做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要跟上。”

李文,有自己的名字,但他另一个名字是“乡村教师”。只要山区还有一个孩子需要他,他就会选择坚守。大山里的孩子撑起了李文年轻时的梦想,他也要托起孩子们要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

## 教育周刊投稿信箱:

2996130659@qq.com

联系电话:66810129

微信公众号:hrbjyzk



教育周刊二维码



李文简陋的房间,办公桌占了较大的空间。黄鹏 摄

